

佳节词话

吴文生

打边炉



打边炉

岁末年初，号称“没有冬天的海岛”此时也是有冷意的时节。一碟热乎乎的荤菜上桌不久就变成了凉菜。因此，打边炉便是人们最喜欢选择的吃法。连日来，儋州那大镇上稍有点名气的火锅城座无虚席，想去打边炉的，若不提前订座，临时去根本就找不到座位。

打边炉，源于广东。据《广州语本字》解释，因置炉于人的左右，即人的旁边。人守炉边，将食物边涮边吃，所以叫边炉。海南建省前属广东管辖，海南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受广东影响，至今，依然保留这个传统。

我接触打边炉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。每年的冬季到来之前，父亲就将伴随他多年的红泥炭炉打扫卫生，提前买好“京炭”(广西陆川一带的务工人员 在光村乐环岭用荔枝木烧成的木炭，当地人叫京炭)，打边炉当天，父亲一大早就去食品公司买回肉片、海鲜和菠菜、艾菜等食物。到吃晚饭时分，先把燃烧的火炭夹在京炭中间，再撒上一把盐，用扇子扇风，待炉火烧着，把炉子放桌上，端上泥瓦锅置于炉上煮。锅里水滚后，放进一些大蒜、芹菜、萝卜和少量的枸杞做锅底。再把经过酒、生粉、香麻油、生姜和鸡蛋清腌制好的肉片放进滚烫的汤锅，稍煮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那个年代，物质条件有限，肉片很少，父亲总是把好东西夹给我们吃，并借打边炉的机会，把中国五千年文化许多经典故事跟全家人娓娓道来。“桌上教子”成了我们家的传统家教，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电饭煲的问世，用泥炉灶烧炭打边炉已成为历史。在广州读大学那几年，冬天的气温比海南冷得多，打边炉成了我们海南同学的“首创”。我们宿舍离市场很近，市场的物质也比较丰富多彩，牛肉、罗非鱼、西洋菜、空心菜和芥蓝菜是我们打边炉的主要内容。每当周末下午，大家凑好钱后进行分工，女同学负责到市场采购食物，男同学负责烹饪。到了吃饭时候，香喷喷的气味在整个宿舍楼迅速散发，大家围着锅边吃其乐融融。来自广州、佛山、湛江的同学经不起这美味佳肴的诱惑，纷纷过来“人伙”分享打边炉的乐趣。

其实，打边炉不止流传于海南和广东。北京、四川、重庆、贵州等地都有这个吃法，这些地方的人管它叫“吃火锅”，至于火锅的用料，那是各有各的招数，各有各的绝活。重庆、四川、贵州的火锅，基本上是辣字当头，尤其是重庆的火锅，锅盖一揭，锅里浮在汤面上的全是厚厚的碣红色辣椒和一粒粒的花椒，作为南方人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，能把你吓出汗来。

北京人吃火锅最出名的当数“涮羊肉”。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，我出差去北京，朋友请我去一家老字号店吃“涮羊肉”。店小二端上一个黄铜锅，锅的燃料也是烧炭的，我有点诧异，那位朋友明白我的意思，便讲述了用黄铜锅涮羊肉的历史：传说“涮羊肉”之名为元世祖忽必烈所赐。当年忽必烈统帅大军南征时因

战事紧迫来不及吃饭，聪明的伙夫手脚麻利地切了一些薄羊肉片，放入沸水锅中涮了几下，送给忽必烈吃。忽必烈吃完出征，旗开得胜。在庆功会上即兴给此吃法命名“涮羊肉”。

到了清代，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对“涮羊肉”更是情有独钟。据记载乾隆四十四年8月至9月一个月内就吃了各种火锅近70次，乾隆也曾曾在宫中大摆“千叟宴”，共用了1550个火锅，五千多老人大臣一起涮。第一次听到这经典的故事，我的食欲大增，边吃边细品。还能感受到浓浓的老北京文化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博大精深。

百味书斋

明斋

书评还可以这么写

上海毛尖教授的文章一向俏皮而幽默，简洁且犀利。她尤其对于所熟悉的作家，往往三言两语即能抓住要害，搔到痒处。譬如她在评论陆灏先生时说：“到上海，说晚上和陆灏有约，那说明你既有面子又有格调。陆公子是文化界的林黛玉，人美不说，脾气贵族，叫他吃顿饭，他要问都有谁，听到不顺耳的名字，就说还有半本《容安馆札记》没看完，搞得慕名来见他的薛蟠讪讪的，薛姨妈们跟着也脸上无光。”(《乱来》，文汇出版社)仅写邀约餐聚一个细节，就把陆灏先生的矜持、讲究、清贵、洁身自好及其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等，披露无遗，且文笔活泼，清新耐读。

还有，她在评价陆灏先生的随笔集《东写西读》时，又说：“可以说，对于‘出格的事儿’的追求，就成了《东写西读》的主要风格，陆公子跟大侦探马普尔小姐有一模一样的决心：要是看见有一男一女走进一个小屋，不等他们出来她是不会离开的……其中豪情和情趣，难道没让你看到呆霸王和霸王他妈的影子？所以，读者朋友，看这本书真是赚的，那是陆公子几十年的‘小屋’外守候，然后，他一点关子不卖地就把最紧要的部分讲给我们听：钱钟书怎么作弄傅雷的；施蛰存选购过哪些色情书；毛西河的小妾有多美老婆有多悍；钱仲联谈诗骂过谁；潘光旦如何利用‘鞭’长莫及；福尔摩斯和王尔德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说起来，陆公子的这些文章，我都曾经在海内外报纸上读过，但夏夜重读，还是新鲜得不断痴笑。”(引文如上)读了这一段之后，不禁惶惑：原来书评也可以这么写？当然，“这么写”的书评也确实达到了应有的效果，它把陆灏先生的博学多识以及该书的风格特点等，均介绍得清楚了，一下子就勾起了读者购书的冲动与阅读的欲望。我就是在读了这一段文字之后，不假思索地就网购了《东写西读》这本书，且迫不及待地通宵读完的。

作家孙甘露先生在为《乱来》一书所作的“序言”中说：“毛尖是个天才率性的作家，知人论世通达晓畅，她风趣的文字甚至使她谈论的世界看上去比实际上要有趣得多。”又说：“毛尖的文章为随笔写作做出了别开生面的示范，在老朽和幼齿、滥情和冷漠、故作高深和不知所云间



《东写西读》书影

提供了感性的道路，在奢谈鲁迅和奢谈时尚之间接触生动坚硬的现实，为活生生的此刻留影，并且梳理出‘明日帝国’的夕照。”真是知人之论。因为喜读毛尖教授的文章，所以，她所出版的著作见一本就买一本，包括她的电影评论。前年冬季，我邀请李欧梵先生与李子玉大姐到海南讲学，从海口的衍林讲堂到三亚的鳌山讲堂，李欧梵先生简直把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作梳理了一遍，且视角独到，见解深刻，学子们如饮甘露，如沐春风。这期间我有幸陪伴左右，聆听宏论，尤其是在旅行途中或品茶小酌时，谈话就更显得随意而率性，确实获得了许多教科书上从未见过的知识与掌故。记得在三亚南山禅寺茶叙时，李欧梵先生得知我喜读毛尖教授的文章，脱口说：“毛尖啊，她是我的学生。”接着，就把毛尖教授的求学历程、研究方向、学术成就、文章风格等，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看得出他对这位弟子真是发自内心的喜爱。

去年春季，出差沪上，傍晚时分陪老师在丽娃河畔漫步时，见一女士从林荫道上匆匆而过，一身休闲装扮，长发飘飘，面容白皙，佩戴的一副眼镜越发将其衬托得文静而娴雅。老师用手指着女士的背影，悄声道：“毛尖教授。你不是喜欢她的文章吗，是否追上去打个招呼？”当时，虽然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取消了“追上去”的念头。试想，在幽雅静谧的校园里，一个男士紧跑慢跑地去追赶一位女士，又拦着她的去路，喃喃细语，独自表白，何止是很难为情的事儿，不明真相者还以为是因失恋而神经错乱的家伙，随便逮着人家在胡乱抒情呢。

琼岛风物

王安颖

白沙门公园写意

白沙门公园位于海口海甸岛北部，临海，那一片洁白如银的沙滩，正是当年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登陆的地方。公园占地大约60公顷，一条宽大的水泥砖路从四周绕园一圈，中间有几条小路交错，余下便是树林、草地了。

海边风大，加上每年或大或小的台风，所以公园靠海边大量种植木麻黄树，以抵御风灾，一大片，密密麻麻，随风起舞，婀娜多姿。大路小路两旁高高丛立的椰子树，仿佛一把把特制的遮阳伞，给行人留下长长的清凉绿荫。农人说，椰子树必须生长在人烟稠密的地方，才能开花结果，而且是人们活动越多的地方，结果就越多，荒山野岭则不行。果然，你看那屋前舍后，一棵棵，躯干粗壮，枝大叶茂，浓绿欲滴，硕果累累，一大串一大串的，挂满了树盖。老人们还说椰子树通人性，尽管人们经常在树下乘凉休息，有椰子从树上掉下来，很少会有砸到人的。

园中有湖，水草肥美，草丛中不时冒出几丁点各色的小花来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飞虫。湖中有莲，婷婷玉立，红花艳白花洁，花枝招展的，惹人喜悦。晋陆云有诗云：“绿房含青实，金条悬白璆。俯仰随风倾，炜晔照清流。”湖水清澈见底，可见锦鳞游泳，最常见的是那如麻如织，丝线般大的小鱼仔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有上千上万条，相拥而来，像天上的乌云。偶尔于水面漂浮，移动，仿佛一群顽皮的孩子在嬉闹。

这里是小鸟的天堂。喧闹的都市，忽然出现这么一块绿地，自然成了鸟儿聚居的胜地。尤其是在清晨，太阳刚刚出来，云雾还没完全散开，露珠在草叶上闪烁，大地一片静谧，这时，在树枝上，草地上，湖岸边，天空里，鸟儿们跳跃着，歌唱着，嬉戏着，和着草丛中的蟋蟀，树林里那连绵不断鸣叫的蝉儿，还有蝴蝶、蜻蜓们，一

齐来奏响大自然的晨曲，一齐来跳起快乐的舞蹈！

这里也是热爱生活，追求健康的人们的乐园。海口原是一个宁静的城市，以前的海南人也习惯于闲散的生活，那时候的月光很慢，一个人在一杯茶里就能消磨整个黄昏，在半个梦里看星星满天。如今却是越过越快了，每天早早起床，来不及说早安，来不及拥抱。人的心，渐渐地被生活搅得七零八落。

而到了白沙门公园，哪怕只是走走，人心里的焦躁，便能渐渐地散去，世界似乎重归了宁静，那是幸福的宁静啊！

读史侧翼

伊羽雪

古人的妙趣春联

年一到，大红春联便贴上了各家各户的门楣，浓浓的年味里溢满了人们的祈愿和祝福。向历史长廊里走过去，古代一些妙趣春联，颇具智慧和启迪，给人无尽的遐思和回味。

大画家郑板桥心地善良，经常给穷人一些补给，有一次他和朋友出去散步，走着走着，看见一户人家门上贴着一幅奇怪的春联。上联是：二三四五，下联是：六七八九。郑板桥一看，马上就跑回了家。朋友正纳闷，郑板桥扛着一袋米，提着一包衣服敲开了那户人家的门。原来这家住着一个穷书生，书生笑着接过郑板桥送来的东西后，郑板桥和朋友就走了。朋友问郑板桥：“你怎么知道他缺少衣服和食物？”郑板桥回答道：“因为他的春联上联缺“一”，下联少“十”，“缺一少十”即“缺衣少食”。”朋友恍然大悟。

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从山东老家移居浙江绍兴，此时正值年终岁尾，于是王羲之写了一幅春联，让家人贴在大门两侧。王羲之书法盖世，为时人所景仰，春联刚一贴出，即被人趁夜揭走。但王羲之并不生气，他又写了一副，让家人再贴出去。谁知天明一看，又被人揭走了。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，王夫人很是着急，王羲之微微一笑，提笔又是一副春联。这次，王羲之让家人先将春联剪去一截，只把上半截张贴于门上。上半截春联是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到了夜里，果然又有人来偷，可那人借灯火一看，见这副对联很不吉利，只好叹了口气，趁着夜色溜走了。大年初一天刚亮，王羲之即将昨天剪下的下半截春联贴出去，大家一看，对联变成：福无双至今朝至，祸不单行昨夜行。众人齐声喝彩，拍手称妙。

明代大学士解缙从小就是写对联的高手，有一年春节，父亲让他写副春联，恰巧家对门是一片富户人家的竹林，于是就拟了一副：门对千枝竹，家藏万卷书。可春联刚一张贴，就把竹林的主人惹怒了。他想，这不成心拿我做比较吗？说我们家是外强中干的竹子，你们家饱藏的都是诗书，于是吩咐下人把这片竹林给砍了。小解缙一看，马上回家拿了两小块红纸，各写一个“短”和“长”，春联就变成“门对千枝竹短，家藏万卷书长。”这下，竹林的主人更来气了，立马让下人把这片竹林连根刨掉。小解缙拍了拍脑瓜，又拿了两小块红纸，分别写了“无”和“有”字，这样春联就成了“门对千枝竹短无，家藏万卷书长有”。

清代宁波著名老中医范文甫，过年时写过两副奇特的春联，分别贴在了自家的两扇门上。一副是：但愿人常健，何妨我独贫。另一副是：何必我千秋不老，但求人百病莫生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写春联，总是说些对自己吉祥的话，但这位老中医，在新岁之际不求自己富贵康宁，却一反常情俗态，虔诚地去祝福别人，令人敬仰。